

辛秘事时人时世界

李 挥著

明窗出版社



90101798

K811
792

124159

世界時人時事秘辛



90101798

—
李
揮
—



辛秘時事人時世界

作者：李 揮

封面：王司馬

出版：明窗出版社

發行：明報有限公司出版部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印刷：建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書號：77CW04

1977年12月初版

印數：1—5,000冊

字數：200,000字

開本：1/32

定價：港幣六元（U.S.\$2.00）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目錄

西德城市游擊隊……………三

日本「赤軍派」透視……………三五

「赤軍」的生活……………六五

慕尼黑血案元兇……………七三

卡達菲上惡當……………八七

鴉片大王羅新漢興亡……………九九

泰國——歐美毒禍之源……………一一九

傳奇人物侯活曉士……………一三五

侯活曉士晚年生活……………一四五

侯活曉士遺產風波·····	一九七
百般求死的基摩爾·····	二一三
暈船浪的查爾斯王子·····	二四三
血洒華盛頓·····	二六七
哈納菲與卡里斯·····	二九五
艾登含恨而終·····	三〇三

西德城市游擊隊

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期星日，西德史圖格市的史丹希姆監獄隔離監倉內，有一個中年女囚自縊，被人發現的時候已氣絕多時，囚犯在獄中上吊，並不是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世界各地時有發生，但在這次事件中，情形有點不同，那名女囚於上午七時三十四分，被發現以一條用毛巾撕開，復搓成繩狀的布條掛在監倉窗框自縊身亡之後，西德當局把消息扣留了個多小時，才向外發表。

通常，囚犯自殺喪生，除了通知死者在獄外的親屬之外，只是把經過記錄在案便了事，根本不會向外發表，甚至外界亦不會感興趣，但西德當局在處理這名中年女囚的自縊事件時，卻一反常態，把這次事件向外發表。不過，為什麼要在事發個多小時後才發表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答案是在這次事件中，自縊身亡的女囚，身份並不等閒，此人就是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在西德和西歐鬧得滿城風雨的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組織「巴德——曼荷美幫」兩名首領之一、烏莉克·曼荷美。提起曼荷美，西德，甚至西歐的守法人

士，都會深惡痛絕，但卻猶有餘悸。這個組織的大約五十名成員，自命爲拯救西德的城市游擊隊，最活躍的時間雖然大約只有五、六年，但卻稱得上無惡不作，令西德的治安當局大傷腦筋。

在短短的五、六年內，這幫恐怖分子犯案纍纍，在西德和西歐，留下一條血路。根據西德聯邦警察的紀錄，這幫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由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至少曾犯了五宗謀殺案、五十次企圖謀殺和一連串炸彈襲擊及械劫銀行案件。

也許有人認爲，凡是恐怖分子都免不了這樣做，但實際上「巴德——曼荷芙幫」的所爲，確令人髮指，且看在他們所犯的案件中，包括：對西德境內海灣堡和法蘭克福兩地的美國陸軍軍營投擲炸彈，炸死四名美軍；謀殺一名警察；數度企圖謀殺警務人員；以炸彈襲擊一位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企圖把他置諸死地，以及在一連串的持械劫銀行案件中，在不必要的情形下槍擊無辜的人。

這樣的行爲，自然爲人所不齒，因此這一幫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於一九七二年落網的時候，西德的民意是要嚴辦他們。落網的頭領，包括男黨魁和女黨魁，男黨魁是安德魯·巴德，而女黨魁就是本月九日在獄中自我了斷的烏莉克·曼荷芙。

關於第二個問題，爲什麼把死訊押後個多小時才發表，答案是西德當局擔心曼荷芙死訊

可能引起的反應。

雖然一般人都認為應該依法懲罰巴德、曼荷芙和兩個與他們同時落網的得力助手，而且自這四個領導人身陷囹圄之後，其他黨徒亦死的死，被捕的被捕，但西德當局仍有憂慮，而且值得他們憂慮的理由。巴德、曼荷芙和他們的左右先鋒拉斯甫及安斯林，自從一九七二年被捕以來，一直被隔離囚禁於史丹希姆監獄內。人總是善忘的，四人因為候審而下獄不久之後，便被人淡忘。但一九七三年年初，四人的辯護律師聲稱他們在獄中受到不平等待遇，而且被剝奪一切應有權利之後，四人再受人注意。

「巴德——曼荷芙幫」的少數幾個漏網之魚，乘機發動一連串投擲炸彈、綁架和其他恐怖活動，圖逼使當局讓步。

西德政府擔心曼荷芙的死訊，會引起更劇烈的反應，因此便先衡量情勢和議定應付的方法之後，才宣布曼荷芙的死訊。

究竟曼荷芙所領導的「巴德——曼荷芙幫」是何方神聖？有什麼能耐令治安當局提心吊膽呢？在說明「巴德——曼荷芙幫」來龍去脈之前，得先談談曼荷芙這個人。「巴德——曼荷芙幫」雖然以她和巴德的姓氏為名，而且巴德從事恐怖活動的日子比她長遠，但實際領導的，卻是曼荷芙。雖然「巴德——曼荷芙幫」的黨徒，全都認為資本主義是邪魔，但實際上

他們都是在西德這個舉世最物質化社會中的中產階級背景之下出身的，而且雖然他們宣稱爲羣衆而進行武裝鬥爭，但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認識，都只是來自書本上的，他們的動機不獨錯綜複雜，而且有時連他們亦攪不清，這種情形，尤以曼荷芙本人爲然。

不斷探求，企圖了解國際城市游擊隊這一現象的心理學家和犯罪學家，自以爲已掌握一切，但對於曼荷芙是個出身於不來梅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而死於史圖格市監獄內的女恐怖分子的一生演變，卻仍感大惑不解，唯有把一切歸咎於童年的慘痛經歷。

曼荷芙全名烏莉克·瑪莉·曼荷芙，生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原籍下薩遜尼省工業城市奧登堡，雙親都是藝術歷史學家。這樣的一個家庭，生活原應很圓滿，但曼荷芙的童年生活，卻充滿令她畢生難忘的悲慘遭遇。

一九四零年，曼荷芙只有六歲的時候，父親便因爲患癌症而去世，使曼荷芙初嘗喪親之痛。不過，對她影響更大的，是她的父親死前的一段長時期，曾因爲曼荷芙的母親不貞而情緒低落，精神沮喪。

曼荷芙一直認爲如果不是因爲母親不貞，令他情緒低落，失去求生意志的話，父親是可以不死，或至少多活幾年的。這種想法，加上喪父之痛和母親的不貞，對她的弱小心靈的壓力很大。今日，在她的父執輩印象中，童年的曼荷芙是一個樣貌討人喜歡的紅髮女孩子，但

他們亦同時記得，這個漂亮的紅髮女孩子，情緒變幻無常，有時候很拘謹，但一瞬間卻又像個野孩子那樣，愛作弄別人。慈父去世後，曼荷芙便經歷第二個慘痛的遭遇——兵燹之災，歐戰爆發之後，曼荷芙的母親失去藝術歷史研究員的工作，母女在有一頓沒一頓的情形下捱下去。戰爭末期，盟軍反攻，納粹德國被戰火蹂躪得滿目瘡痍，德國人的生活苦不堪言，曼荷芙母女亦不在話下。好不容易捱到戰火平息，和平降臨，曼荷芙的母親又找到本份的工作，有固定的入息，滿以為可以過安逸的生活，然而，美好的生活過不了多久，曼荷芙又遭受第三個打擊。

一九四九年，曼荷芙十五歲那一年，母親又因為患癌症而棄世，曼荷芙從此成為孤女，舉目無親。幸好這時候，西德開始戰後重建，經濟繁榮日益蓬勃，中產階級興起，一般人都過着小康的生活，對於扶養一個孤女，並不感到吃力，曼荷芙亦由人領養。曼荷芙的養父是雷墨克教授。雷墨克教授是一位理想主義的學者，五十年代時期，曾積極參加禁止核彈運動。雷墨克教授對養女曼荷芙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剛開始吸收知識的曼荷芙，日夜受雷墨克教授的薰陶，不知不覺地滿腦子和平主義思想，但在當時來說，這種思想仍只是潛伏期而已。

養父雷墨克不獨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學者，而且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順理成章地

把曼荷芙送到天主教教區學校唸書。

小時候的曼荷芙，唸書很用功，而且是一個虔誠的教徒，篤信天主教，一度甚至立志長大後當天主教修女。除了篤信天主教之外，曼荷芙又很好學，力求上進，從小學、中學、高中到大學，都成績斐然，養父養母自然老懷大慰。

像這樣一個曾經立志要當修女，而且好學和求上進的女孩子，即使最了解她的人，亦不會知道她後來竟會成為西德的第一號公敵。

求學時的曼荷芙，可以說是她一生中最安份，而且情緒最穩定的時候，但正如她在喪父後那一段時間那樣，大學畢業後，曼荷芙又改變，無論在思想上或行爲上，都與那個曾經立志做修女的女學生判若兩人。

大學畢業後，曼荷芙辭別養父和養母，跑到漢堡找生活。開始的時候，曼荷芙憑自己在學校中所學，以寫稿爲生。作爲一個作者，曼荷芙是成功的，尤其是關於社會問題和政治制度的專欄文章，不久，曼荷芙便獲得賞識。

賞識曼荷芙的是西德著名的新左派刊派出版人魯爾，魯爾出版的「皇冠」，是一本在思想上既激進、又浪漫時髦的暢銷雜誌，頗受當時西德的浪漫思想學生運動分子所歡迎。曼荷芙就是其中之一。曼荷芙因慕「皇冠」雜誌之名，投稿該雜誌而邂逅魯爾，兩人共賦同居。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魯爾與曼荷芙舉行婚禮，剛趕得及在愛情結晶面世之前。曼荷芙大着肚子結婚，一個星期後便誕下雙胞胎，都是女嬰。

這時候的曼荷芙，已完全投入極左派學生運動中，實行夫唱婦隨，以「皇冠」雜誌來推行這種運動。因為忙於「事業」，曼荷芙夫婦無暇照顧初生的一對女嬰，於是便把這對學生姊妹，寄養在她本人的養父母家中。

開始攪學生運動的時候，曼荷芙仍不主張暴力，經常在「皇冠」雜誌上爲文，大聲疾呼地抨擊急進學生運動分子以暴力手段來達到目的。這時候的曼荷芙，過的是成功專欄作家和成功雜誌出版人太太身份的中產階級生活。曼荷芙似乎很安於她本人和丈夫的成就，也常以她的專欄爲她所帶來的影響力而自豪。

然而，曼荷芙的內心卻很混亂，就像一團抖亂的綫團，表面上，使得曼荷芙心情紊亂的，是她的丈夫魯爾直認對她不忠，但實際上卻另有更重要的因素。

每逢心情紊亂，曼荷芙便像一個小女孩，在心理上如是，在行爲上亦如是，需要她所信賴的人安慰。丈夫既然不忠，曼荷芙便只有乘探望女兒之便，回養父母家中吐苦水，因此她的養父雷墨克教授不獨對她這時候的心境知之最詳，也最了解令她心情紊亂的因素。

根據養父雷墨克的分析，真正令曼荷芙困擾的，是她自己說謊，要過雙重生活，一方面

追求富裕，但另一方面卻渴欲解放窮人。

這種鬼醫式的雙重生活，後來終於揭露。曼荷芙的丈夫魯爾承認，他本人和曼荷芙在六十年代時都是共產黨的祕密黨員。

導致曼荷芙的性格在這個時期轉變的，尚有一個因素。一九六二年，曼荷芙腦有腫瘤，爲了消除壓力，施外科手術在她的腦腫瘤附近安置一枚夾子，但這枚夾子的安放，卻擾亂了她的腦平衡，導致偏向一方發展，以致曼荷芙終於有精神分裂之象。

自從丈夫魯爾承認她不忠之後，曼荷芙雖然在精神上受打擊，但爲了共同的目標，仍然與魯爾相安無事，至少表面上仍是夫婦。兩人的共同目標，就是要攪學生運動，企圖透過學生運動來達到他們的理想：推翻現有的物質主義社會，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均分財富。

在曼荷芙和魯爾的心目中，要達到這個目標並不困難，因爲他們有的是能號召當時的新左派學生的「皇冠」雜誌。嚴格來說，擁有雜誌的是魯爾，但魯爾那本雜誌吸引新左派學生和對新左派學生發揮號召力的，卻是曼荷芙的專欄文章。因此，魯爾與曼荷芙在這方面，可以說是互相倚賴的，魯爾要倚賴曼荷芙的筆力萬鈞文章來使雜誌暢銷，而曼荷芙自己則要拿「皇冠」雜誌作爲地盤來建立自己在新左派中的地位。

這種互相倚賴，互爲因果的關係，並不能長久維持。導致兩人破裂的，並不是婚姻問題，而是兩人的思想。曼荷芙當初與魯爾結合，是因爲彼此以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爲目標，但隨着「皇冠」雜誌日益暢銷，魯爾財富日增，思想亦有改變，這時候的魯爾不願別人分享他的財富，更不願推翻現有那種保護他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的人的社會制度，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

曼荷芙對於魯爾這種利慾薰心的作風極爲反感，但更令她反感的是這位愛人同志索性變節，摒棄自己的共產黨籍，過着徹頭徹尾的小資產階級生活，而且要曼荷芙筆下少點爲新左派說話。曼荷芙一怒之下，於一九六八年初與他離婚。

離婚後的曼荷芙，繼續以寫作爲生，爲電台和電視編寫劇本，而且很成功。這時候，自少便善變的曼荷芙，反而安靜下來。如果同年四月的事件不發生的話，曼荷芙可能以成功作家終老。

一九六八年四月，西德的左派學生領袖魯迪，被人以亂槍轟擊。事後的調查顯示，兇手是極右派的新納粹黨人，這些崇尚大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極右分子，務要置魯迪於死地而後已。然而，魯迪雖然身中數槍，但卻因爲槍彈都打不中要害，僥倖不死。

這次暗殺企圖，對曼荷芙的影響很大，使她由只重理論的革命分子，轉變爲崇尚政治暴

力，以暴力手段來達到目標。

曼荷芙在評論這次暗殺陰謀的文章中，認為擊中魯迪的子彈，同時也把她的非暴力革命理想擊得粉碎。曼荷芙的看法是空言理論只會壞事，暴力和武力才是最有效的武器。曼荷芙對這件事的看法是：不拿起武器的人便會被人置諸死地，即使不被置諸死地，也會被活埋，被活埋在獄中、感化院、中上住宅區和高樓大廈之間。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四日，從非暴力主義者變為暴力革命分子的曼荷芙，經過兩年多的街頭示威之後，初試啼聲，糾黨持械在西柏林劫獄，救出她的新拍檔巴德，然後與巴德和另兩名黨羽，間關前往黎巴嫩邊區的巴勒斯坦突擊隊巢穴，接受從事城市游擊戰的訓練。在巴勒斯坦訓練營中，曼荷芙可謂如魚得水，因為在這裏，她認識了日本「赤軍派」等所謂城市游擊隊組織，也在這裏認識了惡名遠播的國際恐怖分子「豺狼」卡羅斯，這些都是與曼荷芙臭味相投的人。受訓完畢，回國之後，曼荷芙和巴德招兵買馬，組成「赤軍派」，即西德治安當局口中的「巴德——曼荷芙幫」，不斷械劫銀行，賴劫銀行所得來維持生活，籌備著名的「血腥週」武裝行動，但卻在行動開始不久的時候，便因為被人告密而陷於法網。

曼荷芙的落網，可謂咎由自取，因為在籌備一九七二年六月「血腥週」「武裝起義」的時候，曼荷芙和由她策劃營救出獄的巴德，指使他們的同黨在西德各地襲擊美軍軍營來奪取

軍火，取得軍械之後，從事一連串械劫銀行案，以取得活動經費。

在進行襲擊軍營和械劫銀行的時候，難免會造成無辜死傷，於是便惹起羣衆反感，一些原來同情「巴德——曼荷芙幫」的人，都不滿他們的所爲，曼荷芙就是被窩藏她的同情者密報而被警方擒獲的。

一旦入獄，曼荷芙的遭遇比她的同志更慘，監獄當局鑑於曼荷芙於一九七零年五月十四日劫獄，成功營救巴德，爲防歷史重演，把曼荷芙、巴德和他們的左右先鋒，分別囚禁在四個城市的監獄，而且與其他囚犯隔離。

曼荷芙和巴德及另兩名同黨的獄中生活，直至他們忍無可忍，實行絕食抗議之後才揭露。原來他們的監倉，密不見天，全仗一盞燈泡照明，曼荷芙不獨不能與其他犯人接觸，而且經常被突擊搜查，一些同情他們的人，甚至指監獄當局在這樣的被剝奪一切利益的環境中，甚至剝奪他們的「感官」。

四人絕食五個月之後，終於使監獄當局因爲抵受不了外界壓力，改善他們的待遇，但獄中的遭遇，已把曼荷芙折磨得性情大變。一年前提審時，曼荷芙已不像過去那樣倔強，而且自始至終不發一言，一反過去謾罵當權人士的潑辣作風。晚上，曼荷芙在獄中睡眠很少，不斷吸煙，並且以向監獄處申請得來的打字機，整晚在打字，獄吏一直以爲她在寫作，但事實